

## 「離上帝最近」的修道院

在格魯吉亞的許多私人酒莊，大概用一百港幣就能試飲到五六杯不同品種釀造的葡萄酒，還會送上芝士和麵包等佐酒小食，這也是邂逅到那隻「心頭好」的絕佳機遇。

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是一個很適合徒步遊走的城市，尤其是沿着流經市中心並源於土耳其的庫拉河畔（Kura River）。往山上望去，從幾座殘破的舊教堂中脫穎而出的，是一座右手持劍對敵，左手端酒待客，身着傳統服飾的雕像「格魯吉亞之母」（Mother of Kartli）。這是為了紀念第比利斯一千五百年歷史而打造的，亦是受人尊重的格魯吉亞的象徵，風雨無阻地守護着這座城。她面向着第比利斯的舊城——一個保留了多類古蹟但稍顯殘舊的城區，這裏一磚一瓦上的厚重歷史把戰爭與和平的歲月砌滿了街街巷巷。



距離第比利斯一百五十公里的卡茲貝吉（Kazbegi）是當地工作人員建議我們必去的地方，因為那裏有格魯吉亞明信片上一定會出現的風景。雖然部分公路可謂「百轉千迴」，但一路上的說笑觀景讓四小時的路程也不覺太久。

當雪山與修道院出現在視野中，此時已在海拔兩千一百七十米。雖然算不上是什麼史詩級宏大工程，也很難想像在十四世紀如何把這座修道院（Gergeti Trinity Church）修建在山中，並對徒步於此禱告信徒們的虔誠致敬。

普希金對卡茲貝吉山的詩句賦予了這幅圖景最好的註解：「你隱沒在雲霧中的修道院，如同天空中飄盪的諾亞方舟……我多麼想走進雲外小室，從此隱居在上帝的身旁。」（格魯吉亞之行，二）

◀卡茲貝吉山中的修道院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 都市「無人區」

這是一家知名的中式快餐店，以往吃飯時間，總是櫃檯前大排長龍，店舖裏人滿為患；而如今偌大的堂食區域，雖然燈火通明但一個人都沒有。這是港府面對第四波疫情的「標準動作」：餐廳晚上六點之後禁止堂食，只允許外賣。於是，在繁忙的都市中，留下一個個小小的「無人區」。

這是一個屋苑外的小公園，蹣跚板、滑梯梯、鞦韆架……以往放學之後，總是有很多小孩子來回奔跑的身影，旁邊坐着一圈家長或是工人在悠閒地等待；而如今疫情之下，這些娛樂設施也被關閉，公園內的玩具，沒有了小朋友的環繞，顯得落寞而孤寂。它們被簡單的一條黃色膠帶圍起，如同一道無形的力場，又劃出一個「都市無人區」，快樂在裏面，無奈在外面。

眼前的景象，像極了Netflix上新近走紅的日劇《今國之國的有棲》（英文名：Alice in Borderland，內地翻譯《彌留之國的愛麗絲》）

。這套日劇以繁華的東京澀谷站突然之間變得空無一人作為全劇的懸疑之始，也像極了香港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當年看這部電影時，最震撼的場面莫過於像旺角、大埔這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旺區」，突然之間從人潮如織變得空空蕩蕩——難以置信地揉揉眼睛，街道的確還是那條街道：熟悉的店舖依然開門迎客，頭頂的霓虹燈依然變幻閃爍，但沒有人的填充，熟悉的一切又陌生得令人心生寒意。

如今，無論是中式快餐店中，還是屋苑小公園裏，這充滿了戲劇性的場面，居然實實在在地出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不得不令人感嘆：二〇二〇年真是魔幻現實的一年。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居住的美國中西部艾奧瓦（Iowa）州發生第一起新冠死亡。夏季疫情有所好轉，但秋冬又迎來第二波大爆發。十到十一月五周內有六百多人感染新冠去世，新冠死亡人數累計超過兩千。十一月中旬每天檢測的一萬人中，將近一半確診。艾奧瓦州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養老院爆發疫情，新冠死亡人員一半都是老人。

這些冰冷的數據背後可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離世給家庭、社區、單位留下的空缺、帶來的傷痛勢必曠日持久，無可估量。州府出版、艾奧瓦州最有影響力的《得梅因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記者Courtney Crowder為此發起「悼荷」（Mourn Iowa）行動，採訪新冠死亡者的家屬，通過專欄文字紀念他們的一生。

她說，與新冠最初爆發時記者找不到線索相比，令人悲哀的是如今的「素材」實在太多了。她電話聯繫的家屬中，約有一半人願意傾訴逝去親人的往事。他們中有二戰老兵，上世紀四十年代曾在中國幫助當地民眾抗日。有一百〇五歲的老奶奶，憑着烘焙檸檬奶白派的絕活在競賽中多次獲得「藍綬帶」獎勵。也有三十出頭，平日健康的年輕媽媽，從患病到過世不到三天時間。

「悼荷」行動的靈感來自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當時記者在紐約上大學，親歷恐怖襲擊，被《紐約時報》紀念遇難者獨特人生經歷、直擊人心的文字深深打動。她說，在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的嚴重疫情中，我們要銘記在心的同樣不是終結和絕望，而是曾經鮮活的生命。

不論逝者的年齡多大，他們的離去都是無可挽回的損失。但願長歌當哭的文字稍可慰藉他們留在身後的生者。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不被推薦的生活

從哥姐們那拿來讀上癮的。別的大也都是如此，總有個中間商，似乎唯有王小波，不是出於「推薦」。

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現在的生活，被推薦的實在太多。吃飯，購物，旅遊，乃至交友戀愛，各種各樣的推薦。網站或帶貨的主播想盡辦法，告訴你他有多懂你，然後說服你需要什麼以及如何得到它。還有各色「打卡榜」「推薦榜」「種草榜」，讓人目不暇接，暗示你如果不照做，就out了。

生活中當然需要推薦，這是經驗的分享，也是一種省力的活法。就像現代社會少不了中介一樣。不過，和中間商必然要賺差價一樣，被推薦的世界，畢竟是二手的。以我之見，中間商在物質生活的意義

大於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大都和趣味有關，應盡量少付些差價。

趣味最重要是原於本性。但凡到了趣味的層面，恐怕這世上找不到完全一樣的人。見樣學樣，已是勉強；強行仿效，更背離了趣味之真諦。馬齒漸長，偶有年輕人問我要書單，總是十分小心。記得有人說過，所謂必讀書，不過是推薦者的「愛讀書目」罷了。各種榜單，可以類推。趣味的滿足，本為人生錦上添花之舉，倒不如給自己留一片不被推薦的世界。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潮劇完全觀賞手冊》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搞得人困馬乏，好在還有藝術陪伴我們的生活。前不久，因為工作關係，筆者詳細了解有關潮劇的藝術特色，發現相比較粵劇，潮劇對於丑的演繹甚是傳神，特別是《柴房會》中方展榮的一段「梯子功」生動且形象。不能去戲曲中心看戲的日子，看看書中有關此的記錄也很有收穫。

危機之中，如何成功突围？傳統藝術的傳承，是否還有人願意積極推廣？近日，中華書局編輯部主編了一本《潮劇完全觀賞手冊》，將潮劇知識娓娓道來。書的封面更有潮劇藝術家姚璇秋的亲筆題名，序言部分亦是由她本人撰寫。

六百年的古老劇種，如何介紹才是得

當？此書從潮劇的歷史、行當、行頭、唱腔、伴奏、程式講到特技、經典劇目、名角和大家、習俗和掌故、諺訣，再談到戲班與戲團及傳承和發展，可稱系統。

潮劇很大的一個特色是反映民間老百姓生活，嬉笑怒罵浸入人間煙火氣。《潮劇觀賞手冊》有一節說的即是由潮劇產生的諺語，其中有一句：「老丑說白話」，何以他們要說民間通俗語言？作者不僅寫出丑角與社會的關聯，揭示他們如何通過插科打諢拉近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更往現實延伸了一層：「這句諺訣在生活中也引申為不打官腔。」有了這樣的描述，讀者閱之更感傳承與自己並不遙遠。

因是在香港出版的潮劇書籍，香港視

## 善道同行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各行各業可按市場的需求而自行調節經營策略。香港亦是一個具奉獻精神的社會，大小不同類型的慈善團體為基層市民提供服務。不少慈善團體會向政府申請資助，另外亦有很多團體全賴善心人贊助。以往我亦參與一些慈善團體的推廣工作，較有規模的團體會成立直屬籌款部門，聘請專人處理籌募經費的事務。有些團體會舉行餐舞會或電影放映會以作年度籌款，不過這類活動的成效都有限，即使花盡精力進行活動，籌得的款項也許未能抵銷工作人員的全年薪金。因此，籌款策略以至領導階層的魄力，都是慈善團體能否成功獲得大眾支

持的主要因素。

回歸之前，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地方，當時的政府對草根階層的關懷不足，萌生不少社區組織帶頭為居民施以援助。東華三院是香港其中一個歷史悠久的慈善組織，一直以來為本地居民提供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我對該院的最深印象，就是其深入民心的籌款活動。

早在二十世紀初，「東華」的總理便已進行沿門勸捐的活動，其後亦有足球義賽、遊藝大會等不同籌款項目。小時候，每當電視台播放「歡樂滿東華」的節目，我都守在電視機前面觀看演出。雖然那時我不太明白籌款的目標及用途，但看到工

作人員一列排開地接聽電話，然後電視畫面下方如流水般出現捐款人的名字及金額，我亦會要求母親打電話捐款，但總是不得要領，後來我才知道也許我家亦是需要尋求「東華」援助的一群。另外，我對粵曲和粵劇的認識，也是從眾多伶義唱的節目而來。

香港文化博物館從現在至明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善道同行」文物展覽，展出大量與「東華」籌款有關的珍貴史料，希望疫情緩和後觀眾可盡快親臨參觀。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鼠王也讓路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陰霾籠罩香江，往年歲晚普城歡騰，勢將有若戴上口罩般靜音。

今天是冬至，每年這一天可以說是歡樂日子的序幕。由做冬晚飯開始，經過聖誕、新年，一直到農曆新年，一個半月不亦樂乎。這也是各大演出團體的黃金檔期，尤其聖誕、新年的十多天，今年本來有香港聖樂團《彌賽亞》音樂會、香港城市室樂團《莫扎特的魔法》等。

最具標誌性的，非香港芭蕾舞團的《胡桃夾子》（附圖）莫屬。十幾場的連續演出，幾乎成為歲末慶祝的一個必然熱點。雖然重複着同樣的故事、音樂，劇中少女主角如

何在聖誕晚會後，夢中受鼠王及一眾鼠輩驚嚇，結果胡桃夾子大兵帥哥英雄救美，最後與少女共舞。然而現場演出乃藝術再創造，觀賞不同的編舞、布景，由樂池裏的交響樂團作即場伴奏。演出猶如每年一度的藝術盛宴，加上演出前後的逛街、欣賞維港節日燈飾等，整個過程成為不少港人美好的集體回憶。

「港芭」好不容易因疫情延至十月下旬才開季，同月宣布今年《胡桃夾子》演出十五場，全體逾四十位成員精英盡出，更難得是請到已經退任音樂總監的葉詠詩，全程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作伴奏。

本以為從疫情跳出歡笑，可是天意弄人。第四波疫情拾級而上，

十二月康文署再次宣布封館，重開無期。各團體無奈一一取消演出，但「港芭」所受的影響最大。據了解，十五場的《胡桃夾子》本應為該團帶來全年票房總收入的一半。現在全數取消，這是自一九八一年以來的首次，不止零收入，所有前期籌備工作，例如設計、布景、宣傳等，全部泡湯，損失達幾百萬元之鉅。不但如此，已售出的門票，如果通過城市售票網退款的，「港芭」還要支付每張退票的手續費，真是雪上加霜。希望有關當局出手相助，雪中送炭，幫助渡過嚴冬。

《胡桃夾子》故事中的鼠王橫行跋扈，更何況今年正值鼠年，面對新冠肺炎，也得讓路。但願音樂不息，期待大團圓結局，普天同慶。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差距

一則近日流傳的視頻短片，讓我深受感動：某個城市地鐵站內，一中年男子突發疾病倒地昏迷，路人匆匆而過，很多人下意識地將口罩繫得更緊，唯恐避之不及。這時，一名年輕女子毫不猶豫地蹲下來，摘下口罩，爭分奪秒為病人做人工呼吸，直到救護人員趕到後，她悄然離開。後來，有關部門想方設法找到了這名女子。當記者問：「疫情之下，你不怕嗎？」職業為醫生的她回答：「如果我感染了新冠

肺炎，還有治愈的機會；如果這名患者錯過了最佳搶救時機，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老實說，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港鐵站內，我的第一反應恐怕是趕緊閃開、戴緊口罩，然後找到車站工作人員施救。如若是在港鐵車廂內，我會立即跑開換一個車廂，並在第一個停車站火速下車。在幾乎每天新增確診案例一百多的當下，這種忽然倒地的情況，我會首先認是不是新冠肺炎。我有些慚愧，繼而

是深深地糾結：我和視頻中的年輕女子之間，相差的僅僅是職業上的距離嗎？

我當然可以說，我不是醫生，沒有受過專業訓練，逃離危險是每個人的本能，於本能之外能想到向工作人員求援，已經做了力所能及之事。但我不敢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你是醫生，你也會這樣做嗎？

坦誠地面對人性，我不敢給出肯定的答案。因為，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如果我感染了新冠肺炎，還有治愈的機會」這樣的境界。即便是醫生，也或許有猶豫，有

遲疑，有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捨生取義、捨己救人，其本意正是這樣的境界和行動。

社會上有種喜歡誇大的風氣，為樹立典型，把撥打九九九的行為都當成英雄大書特書。希望這些美好能回歸最簡單的本意，就像地鐵站裏的那一幕。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